八編類纂

漢初重相如此至武帝而位望甚輕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六十一

左編

臣類　相臣

漢申屠嘉　守成

申屠嘉梁人也以材官蹶張從高帝擊項籍遷為隊率從擊黥布為都尉孝惠時為淮陽守孝文元年舉故以二千石從高祖者悉以為關內侯食邑二十四人而嘉食邑五百戶十六年遷為御史大夫張蒼免相文帝以皇后弟竇廣國賢有行欲相之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久念不可而高帝時大臣餘見無可者

乃以御史大夫嘉為丞相因故邑封為故安侯嘉為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是時大中大夫鄧通方愛幸賞賜累鉅萬文帝燕飲通家其見寵如是時嘉入朝而通居上旁有怠慢之禮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愛幸羣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坐府中嘉為檄召通詣丞相府不來且斬通通恐入言上上曰汝第往吾今使人召若通至詣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嘉坐自如弗為禮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今行斬之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上

文帝知嘉敢能容諫

度丞相已困通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此吾弄臣君釋之鄧通既至為上泣曰丞相幾殺臣嘉為丞相五歲文帝崩孝景帝即位二年鼂錯為內使貴幸用事諸法令多所請變更議以適罰侵削諸侯而丞相嘉自絀所言不用疾錯錯為內史門東出不便更穿一門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廟堧垣也嘉聞錯穿宗廟垣為奏請誅錯客有語錯錯恐夜入宮上謁自歸上全朝嘉請誅內史錯上曰錯所守非真廟垣乃外堧垣故冗官居其中且又我使為之錯無罪罷朝嘉謂長吏曰吾悔不先斬錯乃請之為錯所賣至舍因血

失言

歐而死謚曰節侯

漢公孫弘

公孫弘菑川薛人也少時爲獄吏有罪免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武帝初即位招賢良文學士是時弘年六十以賢良徵爲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意上怒以爲不能弘乃移病免歸元光五年復徵賢良文學弘對策曰夫厚賞重刑未足以勸善而禁非必信而已矣是故因能任官則分職治去無用之言則事情得不作無用之器則賦斂省不奪民時不妨民力則百姓富有德者進無德者退則朝廷

尊有功者上無功者下則羣臣逡罰當罪則姦邪止賞當賢則臣下勸凡此八者治民之本也太常奏弘第居下天子擢弘對為第一召入見容貌甚麗拜為博士待詔金馬門時齊人轅固年九十餘亦以賢良徵公孫弘側目而視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諸儒多疾毀固者固遂以老而罷歸也弘復上疏曰陛下有先聖之位而無先聖之民有先聖之民而無先聖之吏是以勢同而治異先世之吏正故其民篤今世之吏邪故其民薄政弊而不行令倦而不聽夫使邪吏行弊政用倦令治薄民不可得

而化此治之所以異也時方通西南夷巴蜀苦之詔使弘視焉還奏事盛毀西南夷無所用上不聽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廷爭于是上察其行慎厚辯論有餘習文法事緣飾以儒術上說之一歲中至左內史常奏事與主爵都尉汲黯請間黯先發之弘推其後上常說所言皆聽以此日益親貴常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背其約以順上旨汲黯廷詰弘曰齊人多詐而無情始爲與臣等建此議今皆背之不忠上問弘弘謝曰夫知臣者以臣爲忠不知臣者以臣爲不忠上然弘言左右幸臣每毀弘上

益厚遇之弘爲人談奇多聞常稱以爲人主病不廣
大人臣病不儉節養後母卒服喪三年爲内史數年
遷御史大夫時又東置蒼海北築朔方之郡弘數諫
以爲罷弊中國以奉無益之地願罷之於是上迺使
朱買臣等難弘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弘不得一弘迺
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南夷蒼海專
奉朔方上迺許之汲黯曰弘位在三公奉祿甚多然
爲布被此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九卿與臣善
者無過黯然今日廷詰弘誠中弘之病夫以三公爲
布被誠飾詐欲以釣名且臣聞管仲相齊有三歸侈

擬于君、桓公以覇、亦上僭於君、晏嬰相景公、食不重肉、妾不衣絲、齊國亦治、亦下比於民、今臣弘爲御史大夫爲布被、自九卿以下至於小吏無差、誠如黯言、且無黯、陛下安聞此言、上以爲有讓、愈益賢之、元朔中代薛澤爲丞相、先是漢嘗以列侯爲丞相、唯弘無爵、上於是下詔曰、朕嘉先聖之道、開廣門路、宣招四方之士、葢古者任賢而序位、量能以授官、勞大者厥祿厚、德盛者獲爵尊、故武功以顯重、而文德以行褒、其以高成之平津鄉戶六百五十封丞相弘爲平津侯、其後以爲故事、丞相封侯自弘始也、時上方興功

以論卜式郭解頗似

家豈有寃欲言乎式曰臣生與人無分爭邑人貧者貸之不善者敎之何故有寃無所欲言也使者曰苟如此子何欲式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爲賢者宜死節于邊有財者宜輸委如此而匈奴可滅也上以問公孫弘弘曰此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爲化至是上以式終長者欲尊顯以風百姓乃召拜式爲中郎賜爵左庶長賜田十頃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式爲齊相上書請父子與齊習船者往死南越詔褒美式賜爵關內侯布告天下天下莫應式既在位乃言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苦惡價貴或彊令民買之而船有算

商者少物貴上由是不悅軹人郭解關東大俠也平生睚眦殺人甚衆上聞之下吏捕治解所殺皆在赦前軹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譽郭解生曰解專以奸犯公法何謂賢解客聞之殺此生斷其舌吏以責解解實不知殺者吏奏解無罪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爲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雖弗知此罪甚于解殺之當大逆無道遂族郭解

漢魏相

魏相字弱翁濟陰定陶人也徙平陵少學易爲郡卒史舉賢良以對策高第爲茂陵令頃之御史大夫桑

弘羊客、詐稱御史止傳丞、不以時謁客、怒縛丞、相疑其有姦。收捕按致其罪。論客弃市、茂陵大治、後遷河南太守禁止姦邪豪强畏服、會丞相田千秋死、先是千秋子爲雒陽武庫令、自見失父、而相治郡嚴、恐久獲罪乃自免去、相使掾追呼之、遂不肯還、相獨恨曰、大將軍聞此令去官。必以爲我因丞相死。不能遇其子。使當世貴人非我。殆矣。武庫令西至長安、大將軍霍光果以責過相曰、幼主新立、以爲函谷京師之固、武庫精兵所聚、故以丞相弟爲關都尉、子爲武庫令、今河南太守不深惟國家大策、苟見丞相不在而斥

逐其子何淺薄也後人有告相賊殺不辜事下有司
河南卒戍中都官者二三千人遮大將軍自言願復
留作一年以贖太守罪河南老弱萬餘人守關欲入
上書關吏以聞大將軍用武庫令事遂下相廷尉獄
久繫踰冬會赦出復有詔守茂陵令遷揚州刺史考
案郡國守相多所貶退相與丙吉相善時吉為光祿
大夫予相書曰朝廷已深知弱翁治行方且大用第
願少慎事自重藏器於身相心善其言為霽威嚴居
部二歲徵為諫議大夫復為河南太守數年宣帝即
位徵相入為大司農遷御史大夫四歲大將軍霍光

去副封以
破散陰謀
甚其功大

數上思其功德以其子禹為右將軍兄子樂平侯山復領尚書事相因平恩侯許伯奏封事言春秋譏世卿惡宋三世為大夫及魯季孫之專權皆危亂國家自後元以來祿去王室政由冢宰今光死子復為大將軍兄子秉樞機昆弟諸婿據權勢任兵官光夫人顯及諸女皆通籍長信宮或夜詔門出入驕奢放縱恐寖不制宜有以損奪其權破散陰謀以固萬世之基全功臣之世又故事諸上書者皆為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相復因許伯白去副封以防壅蔽宣帝善之詔相給事中

皆從其議。霍氏殺許后之謀始得上聞。乃罷其三侯。令就第。親屬皆出補吏。於是韋賢以老病免相。遂代為丞相。封高平侯。食邑八百戶。及霍氏怨相。又憚之。謀矯太后詔。先召斬丞相。然後廢天子。事發覺。伏誅。宣帝始親萬機。厲精為治。練羣臣。核名實。而相總領衆職。甚稱上意。元康中。匈奴大臣皆以車師地肥美。近匈奴。使漢得之。多田積穀。必害人國。不可不爭。由是數遣兵擊車師。田者鄭吉。將渠犂田卒七千餘人救之。為匈奴所圍。吉上言匈奴去渠犂千餘里。漢兵在渠犂者。不能相救。願益田卒。上與大將軍趙充國

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使不敢復擾西域相上書諫曰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于己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忿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于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間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輙奉歸之未有犯于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置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萊之食常恐不

能自存、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以生、令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案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爲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發兵報纖芥之忿于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内也、願陛下與平昌侯樂昌侯及有識者詳議乃可上從相言而止遣長羅侯常惠將張掖酒泉騎往車師迎鄭吉及其吏士還渠犁、召故車師太子軍宿在焉耆者、立以爲王、盡徙車師

國民令居渠犂遂以車師故地與匈奴以鄭吉爲衛
司馬使護鄯善以西南道相明易經有師法好觀漢
故事及便宜章奏以爲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故
事而已數條漢興已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賈誼
鼂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曰臣聞明主在上
賢輔在下則君安虞而民和睦臣相幸得備位不能
奉明法廣教化理四方以宣聖德民多背本趨末或
有飢寒之色爲陛下之憂臣相罪當萬死臣相知能
淺薄不明國家大體時用之宜惟民終始未得所由
竊伏觀先帝聖德仁恩之厚勤勞天下垂意黎庶憂

水旱之災爲民貧發倉廩賑乏餧遣諫大夫博士巡行天下察風俗舉賢良平寃獄冠蓋交道省諸用寬租賦弛山澤陂池禁秣馬酤酒貯積所以周急繼困慰安元元便利百姓之道甚備臣相不能悉陳昧死奏故事詔書凡二十三事臣謹案王法必本于農而務積聚量入制用以備凶災亡六年之畜尚謂之急平原渤海太山東郡溥被災害民餓死于道路二千石不預慮其難使至于此賴明詔振救乃得蒙更生今歲不登穀暴騰踴臨秋收斂猶有乏者至春恐甚亡以相恤西羌未平師旅在外兵革相乘臣竊寒心

宜發圖其備。唯陛下留神元元。帥繇先帝盛德以撫海内。上施行其策。又數表采易陰陽及明堂月令奏之曰。臣相幸得備員奉職。不修不能宣廣教化陰陽未和災害未息咎在臣等臣相伏念陛下恩澤甚厚。然而災氣未息。竊恐詔令有未合當時者也願陛下選明經通知陰陽者四人。各主一時時至明言所職以和陰陽天下幸甚疏廣爲太子太傅廣兄子受爲少傅太子外祖父平恩侯許伯以爲太子少。白使其弟中郎將舜監護太子家。上以問廣。廣曰。太子國儲副君師友必于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許氏且太

子自有太傅少傅官屬已備今復使舜護太子家視陋非所以廣太子德于天下也上善其言以語魏相相免冠謝曰此非臣等所能及廣由是見器重相敕掾史案事郡國及休告從家還至府輙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雨災變郡不上相輙奏言之時丙吉為御史大夫同心輔政上皆重之相為人嚴毅不如吉寬視事九歲神爵三年薨謚曰憲侯子弘嗣甘露中有罪削爵為關内侯先是元康初京兆尹趙廣漢好用世吏子孫新進年少者專厲彊壯蠭氣見事風生無所回避廣漢以私怨論殺男子榮畜人上書言之

其議遂尊立皇曾孫遣宗正劉德與吉迎曾孫于掖
庭宣帝初即位賜吉爵關內侯吉爲人深厚不伐善
自曾孫遭遇吉絕口不道前恩故朝廷莫能明其功
也地節三年立皇太子吉爲太子太傅數月遷御史
大夫及霍氏誅上躬親政省尚書事是時掖庭宮婢
則令民夫上書自陳嘗有阿保之功章下掖庭令考
問則辭引使者丙吉知狀掖庭令將則詣御史府以
視吉吉識謂則曰汝嘗坐養皇曾孫不謹督笞汝安
得有功獨渭城胡組淮陽郭徵卿有恩耳分別奏組
等共養勞苦狀詔吉求組徵卿已死有子孫皆厚賞

詔免則爲庶人、賜錢十萬、上新見問、然後知吉有舊
恩、而終不言、上大賢之、制詔丞相朕微眇時御史大
夫吉與朕有舊恩、厥德茂焉、詩不云虖、亡德不報、其
封吉爲博陽侯、邑千三百戶、臨當封吉疾病、上將使
人加紼而封之、及其生存也、上憂吉疾不起、太子太
傅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有陰德必享其樂以及
子孫、今吉未獲報而疾甚、非其死疾也、後病果瘉、吉
上書固辭自陳、不宜以空名受賞、上報曰、朕之封君
非空名也、而君上書歸侯印、是顯朕之不德也、方今
天下少事、君其專精神、省思慮、近醫藥、以自持、後五

歲。代魏相爲丞相。吉本起獄法小吏後學詩禮皆通大義及居相位上寬大好禮讓掾史有罪贓不稱職輙予長休告終無所案驗客或謂吉曰君侯爲漢相奸吏成其私然無所懲艾吉曰夫以三公之府有案吏之名吾竊陋焉後人代吉因以爲故事公府不案吏自吉始于官屬掾吏務掩過揚善吉馭吏耆酒數逋蕩從吉出醉歐丞相車上西曹主吏白欲斥之吉曰以醉飽之失去士使此人將復何所容西曹第忍之此不過汙丞相車茵耳遂不去也此馭吏邊郡人習知邊塞發奔命警備事嘗出適見驛騎持赤白囊

邊郡發奔命書馳來至、馭吏因隨驛騎至公車刺、取知虜入雲中代郡、遽歸府見吉白狀。因曰恐虜所入邊郡。二千石長吏有老病不任兵馬者。宜可豫視。吉善其言、召東曹案邊長吏瑣科條其人未已、詔召丞相御史問以虜所入郡吏、吉具對、御史大夫卒遽不能詳知、以得譴讓、而吉見謂憂邊思職、馭吏力也、吉乃歎曰。士亡不可容。能各有所長、嚮使丞相不先聞史言、何見勞勉之有、掾史由是益賢吉、吉又嘗出逢清道羣鬭者、死傷橫道、吉過之不問、掾吏獨怪之、吉前行逢人逐牛、牛喘吐舌、吉止駐、使騎吏問逐牛行

幾里矣掾史獨謂丞相前後失問或以譏吉吉曰民鬬相殺死傷長安令京兆尹職所當禁備逐捕歲竟丞相課其殿最奏行賞罰而已宰相不親小事非所當于道路問也方春少陽用事未可太熱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時氣失節恐有所傷害也三公典調和陰陽職所當憂是以問之掾史乃服以吉知大體五鳳三年春吉病篤上自臨問吉曰君即有不諱誰可以自代者吉辭謝曰羣臣行能明主所知愚臣無所能識上固問吉頓首曰西河太守杜延年明于法度曉國家故事前為九卿十餘年今在郡治有能名延

尉于定國。執憲詳明天下自以不寃。太僕陳萬年。事後母孝。惇厚備于行止。此三人能皆在臣右。唯上察之。上以吉言皆是而許焉。及吉薨。御史大夫黃霸爲丞相。徵西河太守杜延年爲御史大夫。會其年老乞骸骨病免。以廷尉于定國代爲御史大夫。黃霸薨。定國爲丞相。太僕陳萬年代定國爲御史大夫。居位皆稱職。上稱吉爲知人。吉薨。謚曰定侯。子顯嗣。甘露中有罪削爵爲關內侯。官至衞尉太僕。始顯少爲諸曹。嘗從祠高廟。至夕牲日。乃使出取齋衣。丞相吉大怒。謂其夫人曰。宗廟至重。而顯不敬慎。亡吾爵者必顯也。

夫人為言然後乃已吉中子禹為水衡都尉少子高為中壘校尉元帝時長安士伍尊上書曰臣少時為郡邸小吏竊見孝宣皇帝以皇曾孫在郡邸獄是時治使者丙吉見皇曾孫遭離無辜吉仁心感動涕泣悽惻選擇復作胡組養視皇孫吉常從臣尊日再侍臥庭上後遭條獄之詔吉扞拒大難不避嚴刑峻法既遭大赦吉謂守丞誰如皇孫不當在官使誰如移書京兆尹遣與胡組俱送京兆尹不受復還及組日滿當去皇孫思慕吉以私錢顧令留與郭徵卿並養數月乃遣組去後少內嗇夫白吉曰食皇孫亡詔令

時吉得食米肉月月以給皇孫吉即時病輒使臣尊朝夕請問皇孫視省席蓐燥濕候伺組徵卿不得令晨夜去皇孫敖盪數奏甘毳食物所以擁全神靈成育聖躬功德已亡量矣時豈豫知天下之福而徼其報哉誠其仁恩内結于心也雖介子推割肌以存君不足以比孝宣皇帝時臣上書言狀幸得下吉吉謙讓不敢自伐删去臣辭專歸美于組徵卿組徵卿皆以受田宅賜錢吉封爲博陽侯臣尊不得比組徵卿臣年老居貧死在旦暮欲終不言恐使有功不著吉子顯坐微文奪爵爲關内侯臣愚以爲宜復其爵邑

以報先人功德先是顯為太僕十餘年與官屬大為
姦利臧千餘萬司隸校尉昌案劾罪至不道奏請逮
捕上曰故丞相吉有舊恩朕不忍絕免顯官奪邑四
百戶後復以為城門校尉顯卒子昌嗣爵關內侯成
帝時修廢功以吉舊恩尤重鴻嘉元年制詔丞相御
史葢聞褒功德繼絕統所以重宗廟廣聖賢之路也
故博陽侯吉以舊恩有功而封今其祀絕朕甚憐之
夫善善及子孫古今之通誼也其封吉孫中郎將關
內侯昌為博陽侯奉吉後國絕三十二歲復續云昌
傳子至孫王莽乃絕

東漢伏湛

伏湛、字惠公、琅邪人也、九世祖勝、所謂濟南伏生者也、湛高祖父孺、客授琅邪、因家焉、父理、爲當世名儒、以詩授成帝、爲高密太傅、別自名學、湛性孝友、少傳父業、教授數百人、成帝時、以父任爲博士弟子、五遷至王莽時、爲繡衣執法、使督大姦、遷後隊屬正、更始立、以爲平原太守、時倉卒起兵、天下驚擾、而湛獨晏然教授不廢、謂妻子曰、夫一穀不登、國君徹膳、今民皆飢、奈何獨飽、乃共食粗糲、悉分俸祿、以賑卿里、來容者百餘家、時門下督素有氣力、謀欲爲湛起兵、湛

惡其惑衆即收斬之狥首城郭以示百姓于是吏人信向郡内以安平原一境湛所全也光武即位知湛名儒舊臣欲令幹任内職徵拜尚書使典定舊制大司徒鄧禹西征關中帝以湛才任宰相拜爲司直行大司徒事車駕每出征伐常留鎮守總攝羣司建武三年遂代鄧禹爲大司徒封陽都侯彭寵反于漁陽帝欲自征之湛上疏諫曰陛下承大亂之極受命而帝興明祖宗出入四年而滅檀鄉制五校降銅馬破赤眉誅鄧奉之屬不爲無功今京師空匱資用不足未能服近而先事邊外且漁陽之地逼接北狄黠虜

困迫必求其助又今新遇縣邑尤爲困乏種麥之家多在城郭聞官兵將至當以收之矣大軍遠涉二千餘里士馬罷勞轉糧艱阻今兗豫青冀中國之都而寇賊縱横未及從化漁陽以東本備邊塞并接外虜貢税微薄安平之時尚資内郡況今荒耗豈足先圖而陛下舍近務遠弃易求難四方疑怪百姓怨懼誠臣之所惑也帝覽其奏竟不親征時賊徐異卿等萬餘人據富平連攻之不下唯云願降司徒伏公帝知湛爲青徐所信向遣到平原異卿等即日歸降護送洛陽湛雖倉卒造次必于文德以爲禮樂政化之首

漢祭典之寡如此

顛沛猶不可違是歲奏行鄉飲酒禮遂施行之其冬駕車征張步留湛居守時烝祭高廟而河南尹司隸校尉于廟中爭論湛不舉奏坐策免六年徙封不其侯邑三千六百戶遣就國十三年夏徵勑尚書擇拜吏日未及就位因讌見中暑病卒賜祕器帝親弔祠遣使者送喪修冢子翕嗣爵傳至曾孫無忌亦傳家學博物多識順帝時為侍中屯騎校尉永和元年詔無忌與議郎黃景校定中書五經諸子百家藝術元嘉中桓帝復詔無忌與黃景崔寔等共撰漢記又自采集古今刪著事要號曰伏侯注無忌卒子質嗣官

至大司農質卒子完嗣尚桓帝女陽安公主女爲獻皇后曹操殺后誅伏氏國除初自伏生已後世傳經學清靜無競故東州號爲伏不鬭云

東漢宋弘

宋弘字仲子長安人也父尚成帝時至少府哀帝立以不附董賢違忤抵罪弘少而溫順哀平間作侍中王莽時爲共工赤眉入長安遣使徵弘逼迫不得已行至渭橋自投于水家人救得出因佯死獲免光武即位徵拜太中大夫建武二年代王梁爲大司空封栒邑侯所得租俸分贍九族家無資產以清行致稱

徙封宣平侯帝嘗問弘通博之士弘乃薦沛國桓譚才學洽聞幾能及楊雄劉向父子于是召譚拜議郎給事中帝每讌輒令鼓琴好其繁聲弘聞之不悅悔于薦舉伺譚內出正朝服坐府上遣吏召之譚至不與席而讓之曰吾所以薦子者欲令輔國家以道德也而令數進鄭聲以亂雅頌非忠正者也能自改邪將令相舉以法乎譚頓首辭謝良久乃遣之後大會羣臣帝使譚鼓琴譚見弘失其常度帝怪而問之弘乃離席免冠謝曰臣所以薦桓譚者望能以忠正導主而令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使反服

其後遂不復令譚給事中。弘推進賢士馮翊桓梁三十餘人、或相及爲公卿者。弘嘗讌見、御坐新屏風、圖畫列女、帝數顧視之。弘正容言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帝卽爲撤之、笑謂弘曰、聞義則服、可乎。對曰、陛下進德、臣不勝其喜。時帝姊湖陽公主新寡、與帝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弘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帝曰、方且圖之。後弘被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弘在位五年、坐考上黨太守無所據、免歸第。數年卒、無子。

國除

東漢韋彪

建初七年車駕西巡狩以彪行太常從數召入問以三輔舊事禮儀風俗彪因建言今西巡舊都宜追錄高祖中宗功臣褒顯先勳紀其子孫帝納之行至長安乃制詔京兆尹右扶風求蕭何霍光後疏士宜以才行爲先不可純以閥閱然其要歸在于選二千石二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又疏天下樞要在于尚書尚書之選豈可不重而間者多從郎官超升此位雖曉習文法長于應對然察察小慧類無大能宜簡

嘗歷州宰素有名者。雖進退舒遲。時有不逮。然端心向公。奉職周密。宜鑒嗇夫捷急之對。深思絳侯木訥之功也。往時楚獄大起。故置令史以助郎職而類多小人。好爲奸利。今者務簡可皆停省又諫議之職應用公直之士通才謇正有補益于朝者。今或從徵試輩爲大夫。又御史外遷。動據州郡並宜清選其任。責以言績其二千石視事雖久而爲吏民所便安者。宜增秩重賞勿妄遷徙

延陵顏季亨會通校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六十

左編

臣類　相臣

東漢第五倫　守成

第五倫字伯魚京兆長陵人也其先齊諸田諸田徙園陵者多故以次第爲氏倫少介然有義行王莽末盜賊起宗族閭里爭往附之倫乃依險固築營壁有賊輒奮厲其衆引彊持滿拒之銅馬赤眉之屬前後數十輩皆不能下倫後爲鄉嗇夫平徭賦理怨結得人歡心自以爲久宦不達遂將家屬客河東變名姓

自稱王伯齊載鹽往來太原上黨所過輙為糞除而去陌上號為道士親友故人莫知其處數年京兆尹閻興用為主薄將長安鑄錢多姦巧乃署倫為督鑄錢掾領長安市倫平銓衡正斗斛士無阿枉百姓悅服每讀詔書常歎息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等輩笑之曰爾說將（謂州將蓋延也）尚不下安能動萬乘乎倫曰未遇知己道不同故耳建武二十七年舉孝廉補淮陽國醫工長隨王之國光武召見甚異之二十九年從王朝京師隨官屬得會見帝問以政事倫因此酬對政道帝大悅明日復特召入與語至夕帝戲謂倫曰

聞卿為吏篣婦公不過從兄飯寧有之邪倫對曰臣三娶妻皆無父少遭饑亂實不敢妄過人食帝大笑倫出有詔以為扶夷長未到官追拜會稽太守雖為二千石躬自斬芻養馬妻執炊爨受俸裁留一月糧餘皆賤貿與民之貧羸者會稽俗多淫祀好卜筮民常以牛祭神百姓財產以匱其自食牛肉而不以薦祠者發病且死先為牛鳴前後郡將莫敢禁倫到官移書屬縣曉告百姓其巫祝有依託鬼神詐怖愚民皆案論之有妄屠牛者吏輒行罰民初頗恐懼以祝咀妄言倫案之愈急後遂斷絕百姓以安永平五年

坐法徵老小攀車叩馬號呼相隨日裁行數里不得
前倫乃偽止亭舍陰乘船去衆知復追之及詣廷尉
吏民上書守闕者千餘人是時顯宗方案梁松事亦
多為松訟者帝患之詔公車諸為梁氏及會稽太守
上書者勿復受會帝幸廷尉錄囚徒得免歸田里身
自耕種不交通人物數歲拜為宕渠令顯拔鄉佐玄
賀賀後為九江沛二郡守以清潔稱所在化行終於
大司農倫在職四年選蜀郡太守蜀地肥饒人吏富
實掾史家貲多至千萬皆鮮車怒馬以財貨自達倫
悉簡其豐贍者遣還之更選孤貧志行之人以處曹

任於是爭賕抑絕文職修理所舉吏多至九卿二千
石時以爲知人視事七歲肅宗初立擢自遠郡代牟
融爲司空帝以明德太后故尊崇舅氏馬廖兄弟並
居職任廖等傾身交結冠蓋之士爭赴趣之倫以后
族過盛欲令朝廷抑損其權上疏曰近代光烈皇后
雖友愛天至而卒使陰就歸國徙廢陰興賓客其後
梁竇之家互有非法明帝即位竟多誅之自是洛中
無復權戚書記請託一皆斷絕又譬諸外戚曰苦身
待士不如爲國戴盆望天事不兩施臣嘗刻著五臧
書知紳帶而今之議者復以馬氏爲言竊聞衛尉廖

以布三千匹城門校尉防以錢三百萬私贍三輔衣冠知與不知莫不畢結又聞臘日亦遺其在洛中者錢各五千越騎校尉光臘用羊三百頭米四百斛肉五千斤臣愚以爲不應經義惶恐不敢以不聞陛下情欲厚之亦宜思所以安之臣今言此誠欲上忠陛下下全后家裁蒙省察及馬防爲車騎將軍當出征西羌倫又上疏曰臣愚以爲貴戚可封侯以富之不當職事以任之何者繩以法則傷恩私以親則違憲伏聞馬防今當西征臣以太后恩仁陛下至孝恐卒有纖介難爲意愛聞防請杜篤爲從事中郎多賜財

帛篤爲鄉里所廢客居美陽女弟爲馬氏妻恃此交
通所在縣令苦其不法收繫論之今來防所以爲從
事將恐議及朝廷今宜爲選賢能以輔助之不可復
令防自請人有損事望並不見省用倫峭直有善政
疏光武承王莽之餘頗以嚴猛爲政後代因之遂成
風化郡國所舉類多辦職俗吏殊未有寬博之選以
應上求者陳留令劉豫冠軍令駟協並以刻薄之姿
臨人宰邑專念掠殺務爲嚴苦吏民愁怨莫不疾之
而今之議者反以爲能違天心失經義誠不可不愼
也其刺史以下拜除京師及道出洛陽者宜召見可

因傳問四方兼以觀察其人諸上書言事有不合者可但報歸田里不宜過加喜怒以明在寬臣愚不足採及諸馬得罪歸國而竇氏始貴倫復上疏曰伏見虎賁中郎將竇憲椒房之親典司禁兵出入省闥年盛志美卑謙樂善此誠其好士交結之方然諸出入貴戚者類多瑕釁禁錮之人尤少守約安貧之節士大夫無志之徒更相販賣雲集其門三輔論議者至云以貴戚廢錮當復以貴戚浣濯之猶解酲當以酒也詖險趨執之徒誠不可親近臣愚願陛下中宮嚴勑憲等閉門自守無妄交通士大夫令憲永保福祿

君臣交歡無纖介之隙此臣之所至願也倫奉公盡節言事無所依違諸子或時諫止輒叱遣之吏人奏記及便宜者亦并封上其無私若此性質慤少文釆在位以貞白稱時人方之前朝貢禹然少蘊藉不修威儀亦以此見輕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也吾兄子嘗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連以老病上疏乞身元和三年賜策罷以二千石奉終其身加賜錢五十萬公宅一區後數年卒時

年八十餘詔賜秘器衣衾錢布少子頡嗣歷桂陽廬江南陽太守所在見稱顯帝之為太子廢也頡為太中大夫與太僕來歷等共守闕固爭帝即位擢為將作大匠卒官

東漢袁安

袁安字邵公汝陽人也祖父良習孟氏易安少傳良學為人嚴重有威見敬於州里初為縣功曹奉檄詣從事因安致書於令安曰公事自有郵驛私請則非功曹所持辭不肯受從事懼而止後舉孝廉除任城令楚王英謀為逆事下郡覆考三府舉安能理劇拜

楚郡太守是時英辭所連及繫者數千人明帝怒甚吏案之急迫痛自誣死者甚衆安到郡不入府先往案獄理其無明驗者條上出之府丞掾史皆叩頭爭以為阿附反虜法與同罪不可安曰如有不合太守自當坐之不以相及也遂分別具奏帝感悟即報許得出者四百餘家歲餘徵為河南尹政號嚴明然未嘗以贓罪鞠人建初八年遷太僕武威太守孟雲上書北虜既以和親而南部復往鈔掠北單于謂漢欺之謀欲犯邊宜還其生口以安慰之詔百官議朝堂安獨曰此虜遣使奉獻和親有得邊生口者輒以歸

漢此明其畏威而非先違約也雲以大臣典邊不宜負信於戎狄還之足示中國優貸而使邊人得安誠便帝竟從安議章和元年代桓虞爲司徒和帝即位竇太后臨朝后兄車騎將軍憲北擊匈奴安與太尉宋由司空任隗及九卿詣朝堂上書諫以爲匈奴不犯邊塞而無故勞師遠涉損費國用徼功萬里非社稷之計書連上輒寢宋由懼遂不敢復署議而諸卿稍自引止唯安獨與隗守正不移至免冠朝堂固爭者十上太后不聽衆皆爲之危懼安正色自若竇憲既出而弟衞尉篤執金吾景各專威權公於京師使

客遮道奪人財物景又擅使乘驛馳檄緣邊諸郡發突騎及善騎射有才力者漁陽鴈門上谷三郡各遣使將送詣景第有司畏憚莫敢言者安乃劾景擅發邊兵驚惑吏人二千石不待符信而輒承景檄當伏顯誅又奏司隸校尉河南尹阿附貴戚無盡節之義請免官案罪並寢不報憲景等日益橫盡樹其親黨賓客於名都大郡安與任隗舉奏諸二千石又他所連及貶免官者四十餘人竇氏大恨但安隗素行高亦未有以害之時竇憲復出屯武威明年北單于為耿夔所破遁走烏孫塞北地空餘部不知所屬憲日

矜已功欲結恩北虜乃上立降者左鹿蠡王阿佟為北單于置中郎將領護如南單于故事事下公卿議太尉宋由太常丁鴻光祿勳耿秉等十人議可許安與任隗奏以為光武招懷南虜非謂可永安內地正以權時之筭可得扞禦北敵故也今朔漠既定宜令南單于反其北庭并領降衆無緣復更立阿佟以增國費宗正劉方大司農尹睦同安議事奏未以時定安懼憲計遂行乃獨上封事曰臣惟光武皇帝本所以立南單于者欲安南定北之策也恩德甚備故匈奴遂分邊境無患孝明皇帝奉承先意不敢失墜赫

然命將爰伐擊北至于章和之初降者十餘萬人議者欲置之濱塞東至遼東太尉宋由光祿勳耿秉皆以爲失南單于心不可先帝從之陛下宜審其終以成厥初伏念南單于屯畢衆歸德自蒙恩以來四十餘年三帝積累以遺陛下陛下深宜遵述先志成就其業況屯首倡大謀空盡北虜輟而弗圖更立新降以一朝之計違三世之規失信於所養建立於無功由秉實知舊議而欲背棄先恩夫失信於一屯則百蠻不敢復保誓矣又烏桓鮮卑新殺北單于凡人之情咸畏仇讎今立其弟則二虜懷怨且漢故事供給

南單于費直歲一億九十餘萬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萬今非庭彌遠其費過倍是乃空盡天下而非建策之要也詔下其議安又與憲更相難折憲險急負勢言辭驕訐至詆毀安稱光武誅韓歆戴涉故事安終不移憲竟立匈奴降者右鹿蠡王於除鞬為單于後遂反叛卒如安策安以天子幼弱外戚擅權每朝會進見及與公卿言國家事未嘗不噫嗚流涕自天子及大臣皆恃賴之四年春薨朝廷痛惜焉後數月竇氏敗帝始親萬機追思前議者邪正之節乃除安子賞為郎策免宋由

東漢黃瓊

黃瓊字世英江夏安陸人魏郡太守香之子也瓊初以父任爲太子舍人辭病不就五府俱辟連年不應永建中公卿多薦瓊者於是與會稽賀純廣漢楊厚俱公車徵瓊至綸氏稱疾不進有司劾不敬詔下縣以禮慰遣遂不得已先是徵聘有士多不稱望李固素慕於瓊乃以書逆遺之曰聞處度伊洛近在萬歲亭豈即事有漸將順王命乎蓋君子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故傳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蓋聖賢居身之所珍也誠遂欲枕山棲谷擬跡巢由斯則可矣若當

輔政濟民。今其時也。自生民以來。善政少而亂俗多。必待堯舜之君。此爲志士。終無時也。常聞語曰。嶢嶢者易缺。皦皦者易汙。陽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近魯陽樊君被徵。初至朝廷。設壇席。猶待神明。雖無大異。而言行所守。亦無所缺。而毀謗布流。應時折減者。豈非觀聽望深。聲名太盛乎。自頃徵聘之士胡元安薛孟嘗朱仲昭顧季鴻等。其功業皆無所採。是故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名。願先生弘此遠謨。令衆人歎服。一雪此言耳。瓊至。卽拜議郎。稍遷尚書僕射。初瓊隨父在臺閣。習見故事。及後居職。達練

變屢以災
異見拳自
言之矣

官曹爭議朝堂莫能抗奪時連有災異瓊上疏順帝
曰間者以來卦位錯謬寒燠相干蒙氣數興日闇月
散原之天意殆不虛然陛下宜開石室案河洛外命
史官悉條上永建以前至漢初災異與永建以後訖
于今日孰爲多少又使近臣儒者參考政事數見公
卿察問得失諸無功德者宜皆斥黜臣前頗陳災眚
并薦光祿大夫樊英太中大夫薛包及會稽賀純廣
漢楊厚未蒙御省伏見處士巴郡黃錯漢陽任堂年
皆耆耄有作者七人之志宜更見引致助崇大化於
是有詔公車徵錯等遷尚書令瓊以前左雄所上孝

廉之選專用諸儒學文吏於取士之義猶有所遺乃奏增孝悌及能從政者爲四科又雄前議郡吏先試之於公府又覆之於端門後尚書張盛奏除此科瓊覆上言覆試之作將以澄洗清濁覆實虛濫不宜改革帝乃止出爲魏郡太守稍遷太常和平中以選入侍講禁中元嘉元年遷司空桓帝欲褒崇大將軍梁冀使中朝二千石以上會議其禮特進胡廣太常羊溥司隸校尉祝恬太中大夫邊韶等咸稱冀之勳德宜比周公錫之山川土田附庸瓊獨建議曰冀前以親迎之勞增邑三千又其子胤亦加封賞昔周公輔

相成王制禮作樂化致太平是以大啓土宇開地七百令諸侯以戶邑爲制不知以里數爲限蕭何識高祖於泗水霍光定傾危以興國皆益戶增封以顯其功冀可比鄧禹合食四縣賞賜之差同於霍光使天（亦未然）下知賞必當功爵不越德朝廷從之冀意以爲恨會以地動策免復爲太僕永興元年遷司徒轉太尉梁冀前後所託辟召一無所用雖有善人而爲冀所識舉者亦不加命延熹元年以日食免復爲大司農明年梁冀被誅太尉胡廣司徒韓縯司空孫朗皆坐阿附免廢復拜瓊爲太尉以師傅之恩而不阿梁氏乃

其封爲邟鄉侯邑千戶瓊辭疾讓封六七上言旨懇惻乃許之梁冀既誅瓊首居公位舉奏州郡素行貪汙至死徒者十餘人海內由是翕然望之尋而五侯擅權傾動內外自度力不能匡乃稱疾不起四年以寇賊免其年復爲司空秋以地震免七年疾篤上疏諫曰臣聞天者務剛其氣君者務彊其政是以王者處高自持不可不安履危任力不可不據夫自持不安則顛任力不據則危故聖人升高據上則以德義爲首涉危蹈傾則以賢者爲力唐堯以德化爲冠冕以稷契爲筋力昔高皇帝應天順民奮劒而王掃除秦

項創制降德流祚至於哀平而帝道不綱秕政日亂遂使奸佞擅朝外戚專恣所冠不以仁義為冕所蹈不以賢佐為力終至顛蹶滅絕漢祚天維陵弛民鬼慘愴頫皇乾睠命炎德復煇光武以聖武天挺繼統興業創基冰泮之上立足枳棘之林擢賢于衆愚之中畫功於無形之世至於中葉盛業漸衰陛下初從藩國爰升帝位天下拭目謂見太平而即位以來未有勝政諸梁秉權豎宦充朝重封累職傾動朝廷卿校牧守之選皆出其門羽毛齒革明珠南金之寶殷滿其室富擬王府勢回天地言之者必族附之者必

榮忠臣懼死而杜口萬夫怖禍而木舌塞陛下耳目之明更爲聾瞽之主故太尉李固杜喬坐陳國議遂見殘滅又前白馬令李雲指言宦官罪穢宜誅弘農杜衆知雲所言宜行懼雲以忠獲罪故上書陳理之乞同日而死所以感悟國家庶雲獲免而雲既不辜衆又并坐故朝野之人以忠爲諱尚書周永昔爲沛令素事梁冀幸其威勢坐事當罪越拜令職見冀將衰乃陽毀示忠遂因姦計亦取封侯又黃門恊邪羣輩相黨自冀興盛腹背相親朝夕謀圖共構姦軌臨冀當誅無可設巧復託其惡以要爵賞陛下不加清

徵審別眞僞復與忠臣並時顯封使朱紫共色粉墨雜糅所謂抵金玉於沙礫碎圭璧於泥塗四方聞之莫不憤歎昔曾子大孝慈母投杼伯奇至賢終於流放夫讒諛所舉無高而不可升相抑無深而不可淪可不察歟臣至頑駑世荷國恩身輕位重勤不補過然懼於永歿負釁益深敢以垂絕之日陳不諱之言庶有萬分無恨三泉其年卒時年七十九

晉王彪之

王彪之字叔武瑯琊臨沂人初除佐著作郎東海王文學從伯導謂曰選官欲以汝爲尚書郎汝幸可作

諸王佐邪、彪之曰位之多少、既不足計、自當任之於
時、至於超遷是所不願、遂爲郎累遷侍中廷尉時當
南郊簡文帝爲撫軍執政訪彪之應有赦否答曰中
興以來、郊祀往往有赦、愚意常謂非宜、何者黎庶不
達其意、將謂郊祀必赦至此時凶愚之輩、復生心於
僥倖矣、遂從之、轉吏部尚書簡文將秣陵令曲安遠
補句容令殿中侍御史奚朗補湘東郡彪之執不從、
曰秣陵令三品縣耳殿下昔用安遠、談者紛然、句容
近畿三品佳邑、豈可處卜術之人無才用者邪。湘東
雖復遠小所用未有朗比、談者謂頗兼卜術、得進殿

下若超用寒悴當今人才可拔明等凡器實未足亢此是太尉桓溫欲北伐屢詔不許溫輒下或勸殷浩引身告退彪之言於簡文曰此非保社稷爲殿下計皆自爲計耳若殷浩去職人情崩駭天子獨坐既爾當有任其責者非殿下而誰又謂浩曰彼抗表問罪卿爲其首事任如此猜釁已搆欲作匹夫豈有全地邪且當靜以待之令相王與手書示以款誠陳以成敗當必旋旆若不順命即遣中詔如復不奉乃當以正義相裁無故忽忽先自猖蹶溫亦奉帝旨果不進時衆官瀞多而遷徙毋速彪之上議曰爲政之道以

得賢爲急非謂雍容廊廟標的而已固將莅任贅瘁職思其憂也得賢之道在於莅任莅任之道在於能久久收一切之功不採速成之譽凡庸之族衆賢能之才寡才寡於世而官多於朝焉得不賢鄙共貫清濁同官官衆則闕多闕多則遷速所以職事未修朝風未澄者也職事之修在於省官朝風之澄在於并職官省則選清而得久職并則吏簡而俗靜選清則勝人久於其事事久則中才猶足有成今內外百官撿而計之固應有并有省者矣六卿之任太常望雅而職重然其所司義高務約宗正所統蓋尠可以并

太常宿衛之重一衛任之其次驍騎左軍各有所領無兵軍校皆應罷廢四軍皆罷則左軍之名不宜獨立宜改游擊以對驍騎內官自侍中以下舊員皆四中興之初二人而已二人對直或有不周愚謂二人於事則無闕也凡餘諸官無綜事實者可令大官隨才任所帖而領之若未能頓廢自可因闕而省之委之以職分責之以有成能否因考績而著清濁隨黜陟而彰雖緝熙之隆康哉之歌未臻可使庶官之選差清莅職之日差久無奉祿之虛費簡吏寺之煩役矣既而長安人雷弱兒梁安等詐云殺苻堅苻買請

兵應接時殷浩鎮壽陽使進據洛營復山陵屬彪之疾歸上簡文牋陳弱兒等容有詐僞浩未應輕進尋而弱兒果詐姚襄反叛浩大敗退守譙城簡文笑謂彪之曰果如君言自頃以來君謀無遺策張陳何以過之時或謂簡文曰武陵第中大修器仗將謀非常也簡文以問彪之彪之曰武陵志意盡於馳騁田獵耳願深靜之以懷異同者勿復以此爲言簡文甚悅復轉尚書僕射時豫州刺史謝奕卒簡文遽使彪之舉可以代奕者對曰當今時賢備簡高監簡文曰人有舉桓雲者君謂如何彪之曰雲不必非才然温

居上流。割天下之半。其弟復處西藩。兵權萃於一門。亦非深根固蒂之宜也。人才非可豫量。但當令不與殿下作異者耳。簡文頷曰。君言是也。後以愷之爲會稽內史。居郡八年。豪右斂跡。亡戶歸者三萬餘口。桓溫下鎮姑孰。四方修敬。皆遣上佐綱紀。愷之獨曰。大司馬誠爲富貴。朝廷既有宰相。動靜之宜。自當諮稟。修敬若遣綱紀致貢。天子復何以過之。竟不遣。溫以山陰縣折布米不時畢。郡不彈糾。上免愷之。愷之去郡。郡見罪譴未上。州臺者皆原散之。溫復以爲罪。乃檻收下吏。會赦免。左降爲尚書。頃之復爲僕射。是時

溫將廢海西公彪之既知溫不臣迹已著理不可奪乃謂溫曰公阿衡皇家便當以倚傍先代耳命取霍光傳禮度儀制定於須臾曾無懼容神彩毅然文武儀準莫不取定朝廷以此服之溫又廢武陵王遵以事示彪之彪之曰武陵親尊未有顯罪不可以猜嫌之間便相廢徙公建立聖明遐邇歸心當崇獎王室伊周同美此大事宜更深詳溫曰此已成事卿勿復言及簡文崩羣臣疑惑未敢立嗣或云宜當須大司馬處分彪之正色曰君崩太子代立大司馬何容得異若先面諮必反為所責矣於是朝議大定及孝武

帝即位太皇太后令以帝冲幼加在諒闇令温依周公居攝故事事已施行彪之曰此異常大事大司馬必當固讓使萬機停滯稽廢山陵未敢奉令謹具封還內請停事遂行温遇疾諷朝廷求九錫袁宏爲文以示彪之彪之視訖歎其文辭之美謂宏曰卿固大才安可以此示人時謝安見其文又頻使宏改之宏遂逡巡其事既屢引日乃謀于彪之彪之曰聞彼病日增亦當不復支久自可便少遲廻宏從之温亦尋薨時桓冲及安夾輔朝政以新喪元輔主上未能親覽萬機太皇太后宜臨朝彪之曰先代前朝主在襁

抱母子一體故可臨朝太后亦不能決政事終是顧問僕與君諸人耳今上年出十歲垂婚冠反令從嫂臨朝示人君幼弱豈是翼戴讚揚立德之謂乎二君必行此事豈僕所制所惜者大體耳時安不欲委任桓冲故使太后臨朝決政獻替專在乎已彪之不達安旨故以為言安竟不從尋遷尚書令與安共掌朝政安每曰朝之大事衆不能決者諮王公無不得判安欲更營宮室彪之曰中興初即位東府殊為儉陋元明二年亦不改制蘇峻之亂成帝止蘭臺都坐殆不蔽寒暑是以更營修築方之漢魏誠為儉狹復不

至陋殆合豐約之中今自可隨宜增益修補而已強寇未殄正是休兵養士之時何可大興功力勞擾百姓邪安曰宮室不壯後世謂之無能彪之曰任天下事當保國家寧朝政爲先豈以修屋宇爲能邪安無以奪之故終彪之之世不改營焉太元二年卒年七十三謚曰簡

須非安語

晉何充

何充字次道廬江灊人充風韻淹雅文義見稱初辟大將軍王敦主簿敦兄含時爲廬江郡貪汙狼藉敦嘗於座中稱曰家兄在郡定佳廬江人士咸稱之充

正色曰、充即廬江人、所聞異於此、敦默然、傍人皆爲
之不安、充晏然自若、由是忤敦、左遷東海王文學、尋
屬敦敗、累遷中書侍郎、充即王導妻之姊子、充妻穆
皇后之妹也、故少與導善、早歷顯官、嘗詣導、導以麈
尾指牀呼充共坐、曰、此是君坐也、導繕揚州廨舍、顧
而言之曰、正爲次道耳、明帝亦友昵之、成帝即位、遷
給事、出爲會稽內史、在郡有德政、除丹陽尹、王導庾
亮並言于帝曰、何充器局方概、必能總錄朝端、臣死
之日、願引充內侍、由是轉護軍將軍、與中書監庾氷
參錄尚書事、詔充氷各以甲仗五十人、至止車門、尋

遷尚書令加左將軍充以內外統任宜相糾正若使事綜一人於課對為嫌乃上疏固讓許之徙中書令庾冰兄弟以舅氏輔王室權侔人主慮易世之後戚屬轉疎將為外物所攻謀立康帝即帝母弟也每說帝以國有強敵宜須長君帝從之充建議曰父子相傳先王舊典忽妄改易懼非長計故武王不授聖弟即其義也昔漢景亦欲傳祚梁王朝廷咸以為虧亂典制拒而弗聽今瑯邪踐祚如孺子何社稷宗廟其將危乎冰等不從既而康帝立建元初出為徐州刺史鎮京口以避諸庾頃之庾翼將北伐庾冰出鎮江

州充曰臣氷舅氏之重宜居相位不應遠出朝議不
從於是徵充入爲揚州刺史帝病篤氷翼意在簡文
帝而充建立皇太子奏可及帝崩充奏遺旨便立太
子以爲穆帝氷翼甚恨之獻后臨朝詔曰驃騎任重
可以甲杖百人入殿又加中書監錄尚書事充自陳
旣錄尚書事不宜復監中書許之復加侍中羽林騎
十人氷翼等尋卒充專輔幼主翼臨終表以後任委
子爰之于時論者並以諸庾世在西藩人情所歸宜
依翼所請以安物情充曰不然荆楚國之西門戶口
百萬北帶强胡西鄰勁蜀經畧險阻周旋萬里得賢

則中原可定。勢弱則社稷同憂。所謂陸抗存則吳存。抗亡則吳亡者。豈可以白面年少猥當此任哉。桓溫英略過人。有文武識度。西夏之任。無出溫者。有議者又曰。庾爰之肯避溫乎。如令阻兵。恥懼不淺。充曰。溫足能制之。諸君勿憂。乃使桓溫西。爰之果不敢爭。充以衛將軍褚裒太子妃父。宜綜朝政。上疏薦裒參錄尚書。裒以地逼。固求外出。充每曰。桓溫褚裒為方伯。殷浩居黃門下。我可無勞矣。充居宰相。雖無澄正改革之能。而彊力有器局。臨朝正色。以社稷為已任。凡所選用。皆以功臣為先。不以私恩樹親戚。談者以此重

之然所昵庸雜信任不得其人而性好釋典崇修佛寺供給沙門以百數糜費巨億而不吝也親友至於貧乏無所施遺以此獲譏於世阮裕嘗戲之曰卿志大宇宙勇邁古今充問其故裕曰我圖數千戶郡尚未能得卿圖作佛不亦大乎于時郗愔及弟曇諂於道充及弟準佞於佛充能飲酒雅爲劉惔所貴惔每云見次道飲令人欲傾家釀言其能溫克也永和二年卒時年五十五贈司空謚文穆

晉蔡謨

蔡謨字明道陳留考城人也謨弱冠察孝廉渡江元

帝拜丞相辟爲掾歷義興太守大將軍王敦從事中郎蘇峻搆逆、吳國內史庾冰出奔會稽、乃以謨爲吳國內史、謨既至與張闓顧衆顧颺等共起義兵迎冰還郡峻平遷五兵尚書遷太常成帝臨軒遣使拜太傅太尉司空會將作樂宿懸於殿廷門下奏非祭祀燕饗、則無設樂之制、事下太常、謨議臨軒遣使、宜有金石之樂、遂從之、臨軒作樂、自此始也、彭城王紘上言樂賢堂有先帝手畫佛像經歷寇難而此堂猶存宜勑作頌帝下其議謨曰佛者夷狄之俗。非經典之制。先帝量同天地。多才多藝、聊因臨時而畫此像。至

於雅好佛道所未承聞也盜賊奔突王都廢敗而此堂塊然猶存斯誠神靈保助之徵然未是大晉盛德之形容歌頌之所先也人臣覩物興義私作賦頌可也今欲發王命勅史官上稱先帝好佛之志下為夷狄作一像之頌於義有疑焉於是遂寢將征西將軍庾亮以石勒新死欲移鎮石城為滅賊之漸事下公卿謨議曰高祖受黜於巴漢忍辱於平城若爭強於鴻門則亡不終日惟鴻門之不爭故垓下莫能與之爭賊假息之命垂盡而豺狼之力尚強宜抗威以待時或曰抗威待時時已可矣愚以為時之可否在賊

之强弱賊之强弱在季龍之能否季龍之能否可得
而言矣自勒初起則季龍爲爪牙百戰百勝遂定中
國境土所據同於魏世及勒死之日將相內外欲誅
季龍季龍獨起於衆議之中殺嗣主誅寵臣內難旣
定千里遠出一攻而拔金墉再戰而斬石生禽彭彪
殺石聰滅郭權還據本根內外並定四方鎮守不失
尺土詳察此事豈能乎將不能也假令不能者爲之
其將濟乎將不濟也賊前攻襄陽而不能拔誠有之
矣不信百戰之効而執一攻之驗棄多從少于理安
乎譬若射者百發而一不中可謂之拙乎且不拔襄

陽者非季龍身也桓平北守邊之將耳賊前攻之爭疆埸耳得之為善不得則止非其所急也今征西之往則異於是何者重鎮也名賢也今而西渡貴有卷席河南之勢賊所大懼豈與桓宣同哉季龍必率其精兵身來距爭若欲與戰戰何如石生若欲城守守何如金墉若欲阻沔沔何如大江蘇峻何如季龍凡此數者宜詳校之愚謂石生猛將關中精兵征西之所不能勝也金墉險固劉曜十萬所不能拔今征西之所不能勝也又是時兗州洛陽關中皆舉兵擊季龍此令三處反為其用方之於前倍半之勢也若石

生不能敵其半。而征西欲當其倍愚所疑也蘇峻之
强不及季龍沔水之險不及大江江、不能禦蘇峻而
以沔水禦季龍、又所疑也、昔祖士稚在譙佃於城北
慮賊來攻、因以爲資故豫安軍屯以禦其外、穀將熟
賊果至丁夫戰于野外、老弱獲于內多持炬火急則
燒穀而走如此數年、竟不得其利、是時賊唯據沔、北
方之于今、四分之一耳士稚不能捍其一而征西欲
禦其四又所疑也或云賊若多來則必無糧、然至糧
之難莫過崤函、而季龍昔涉此險深入敵國平關中
而後還今至襄陽路既無險又行其國內自相供給

前已經至難、而謂今不能濟其易又所疑也、然此但說征西既至之後耳、尚未論道路之虜也、自沔以西水急岸高魚貫泝流、首尾百里、若賊無宋襄之義及我未陣而擊之將如之何、今王士與賊水陸異勢便習不同、寇若送死雖開江延敵以一當千猶吞之有餘、宜誘而致之以保萬全、棄江遠進以我所短擊彼所長、懼非廟勝之算、朝議同之故亮不果移鎮、初皇后每年拜陵勞費甚多、謨建議曰古者皇后廟見而已不拜陵也、由是遂止及太尉郗鑒疾篤出謨為大尉軍司加侍中鑒卒即拜謨都督徐兗青三州揚州

之晉陵豫州之沛郡諸軍事領徐州刺史假節府左衛將軍陳光上疏請伐胡詔令攻壽陽謨上疏曰今壽陽城小而固自壽陽至琅琊城壁相望其間遠者裁百餘里一城見攻衆城必救且王師在路五十餘日劉仕一軍早已入淮又遣數部北取堅壁大軍未至聲息久聞而賊之郵驛一日千里河北之騎足以來赴非惟鄰城相救而已夫以白起韓信項籍之勇猶發梁焚舟背水而陣今欲停船水渚引兵造城前對堅敵顧臨歸路此兵法之所戒也若進攻未拔胡騎卒至懼桓子不知所爲而舟中之指可掬今征軍

五千皆王都精銳之衆又先為左衛遠近聞之名為殿中之軍宜令所向有征無戰而頓之堅城之下勝之不武不勝為笑今以國之上駟擊寇之下邑得之則利薄而不足損敵失之則害重而足以益寇懼非策之長也臣愚以為聞寇而致討賊退而振旅於事無失不勝管見謹冒陳聞季龍於青州造船數百掠緣海諸縣所在殺戮朝廷以為憂謹遣龍驤將軍徐玄等守中州幷設募若將得賊大白船者賞布千疋小船百疋是時謨所統七千餘人所戍東至土山西至江乘鎮守八所城壘凡十一處烽火樓望三十餘

處隨宜防備甚有算畧先是郗鑒上部下有勲勞者凡一百八十人帝竝酬其功未卒而鑒薨斷不復與謨上疏以爲先已許鑒今不宜斷且鑒所上者皆積年勳効百戰之餘亦不可不報詔聽之康帝卽位徵代殷浩爲揚州刺史又錄尚書事初謨冲讓不辟寮佐詔屢敦逼之始取掾屬石季龍死中國大亂時朝咸謂當太平復舊謨獨謂不然語所親曰胡滅誠大慶也然將貽王室之憂或曰何哉謨曰夫能順天而奉時濟六合於草昧若非上哲必由英豪度德量力非時賢所及必將經營分表疲人以逞志才不副意

畧不稱心財單力竭智勇俱屈此韓盧東郭所以雙斃也遷侍中司徒上疏讓皇太后詔報不許謨猶固讓謂所親曰我若爲司徒將爲後世所哂義不敢拜也皇太后遣使諭意自四年冬至五年末詔書屢下謨固守所執六年復上疏以疾病乞骸骨上左光祿大夫領司徒印綬章表十餘上穆帝臨軒遣侍中紀據黃門郎丁纂徵謨謨陳疾篤使主簿謝對曰臣謨不幸有公族穆子之疾天威不違顏咫尺不敢奉詔寢伏待罪自旦至申使者十餘反而謨不至時帝年八歲甚倦問左右曰所召人何以至今不來臨軒何

時當竟君臣俱疲倦皇太后詔必不來者宜罷朝於
是公卿奏曰司徒謨頃以常疾久逋王命皇帝臨軒
百僚齊立俯僂之恭有望於謨若志存讓退自宜致
辭闕庭安有人君卑勞終日而人臣曾無一酬之禮
[亦見] **[罪不至此]**
悖慢傲上罪同不臣臣等參議宜明國憲請送廷尉
以正刑書謨懼率子弟素服詣闕稽顙躬到廷尉待
罪皇太后詔曰謨先帝師傅服事累世且歸罪有司
內訟思愆若遂致之於理情所未忍可依舊制免爲
庶人謨既被廢杜門不出終日講誦教授子弟數年
皇太后詔曰前司徒謨以道素著稱軌行成名故歷

事先朝致位台輔以往年之失用致黜責自爾以來闔門思愆誠合大臣罪己之義以謨爲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於是遣謁者僕射孟洪就加册命謨上疏陳謝遂以疾篤不復朝見詔賜几杖門施行馬十二年卒時年七十六賜賻之禮一依太尉陸抗故事詔贈侍中司空謚曰文穆謨性方雅丞相王導作女伎施設牀席謨先在坐不悅而出導亦不止之性尤篤慎每事必爲過防